

我做了象背舞女郎

十一、象手湯尼的哲學

今天日場表演，平安無事的度過。夜晚，一輪明月掛在天空，清新的光輝，使大家的心頭略感輕鬆。我們現在的表演場，佈置在一條河流的岸邊，每次準備出場時，我一站上了大象魯斯的頭上，就可以看到高聳的帳幕，在清澈似鏡的河水中，照出好看的倒影。注視着這些景色，馬戲團中所特有的鋸木屑、乾草與動物們的混合氣味，充滿在空氣中。這時，我心境中有一種平靜而愉快的感覺。

當我正陶醉在寧靜的幻想中，突然一聲慘呼，撕破了寂靜的夜幕。大家都從帳幕衝出來，互相探詢是什麼事，四面已佈滿了警察。原來是兩個搭帳幕的工友，駁殼子發生了爭吵，結果動了刀子，一個人被刺死了。兇手還躲藏在表演場裏。

我忽然看到一個人影向河邊飛奔，我意識到那是兇手企圖越河逃跑，可是明亮的月光下，怎能隱藏住他的身形呢？他剛跳進河水，探照燈的燈光立刻向他集中，緊接着兩響槍聲，有人叫着：「他被打中了，可憐！」

一場悲劇過去了，那種無形的緊張才慢慢消除了。事後我站在河邊，河水依然平靜如鏡，照出帳幕的倒影，我閉上眼睛幻想，河水好像已被血水染得通紅。但沒有很多的時間，可供我流連傷感，我們在這裡的表演已經完畢，又要趕下個碼頭了。我們不停的移動着，有時在一個城鎮裏只表演一天，散了場就搬上了火車，我們時間與空間觀念早已經混淆不清了。

浪名「教授」的象手有一次對我說：「馬戲團的帳幕，像是昆蟲的蛹殼，你是要變成一隻美麗蝴蝶的，何不早一點咬破這層蛹殼，飛向自由的天空呢！」

在思索「教授」的話時，我發現我自己已經變成一個十足的象迷，正像馬戲團中與其他動物接近的人一樣，各自成了猩猩迷、老虎迷、獅子迷、河馬迷……各人都將那些動物賦以人格，與它們不能分離。

有一位專管馬匹的「馬手」，很自然的成為「馬迷」，無意中他聽到馬戲團裏的山貓，是用馬肉來餵的，他不禁像個孩子似的哭起來，同事們都笑他，從此他就得了「馬肉」的混名。

有一次我和「馬肉」辯論，他說他所管理的馬匹，比他所認識的任何人都要高貴聰明而可愛。我自然不服氣，我告訴他說：「前天下雨時，大象魯斯將鼻子伸進了化裝室，讓我爬上去，怕我弄濕了舞鞋，你的那隻老馬加路得，它會做這樣的事嗎？」

「馬肉」分辯說：「加路得曾經是全團最有名的明星，它才不屑做這些討好的小殷勤哩！」

無論「馬肉」或是其他動物管理人，如何詭說他們的動物，我仍然最愛我的大象。我甚至能瞭解象手們心中那種神祕的感覺。有一次，我問象手湯尼：「魯斯怎麼了？我好像看到它的眼睛上有淚水。」湯尼以一種深沉憂鬱的眼光注視着我，像是認定我不會相信似的低聲說：「魯斯哭了。」我奇怪的問他：「大象也會哭嗎？那為什麼呢？」

湯尼神秘的告訴我說：「你要問魯斯為什麼哭嗎？那就因為它是一隻大象，這就是唯一的原因！它知道它比一般人類要高明一百倍，但因為被關在這個巨大的動物飼養裏，無法出來，所以它不時要流淚。你明白嗎？」

我突然明白了湯尼的思想，好像看到一個高度智慧的靈魂，在那巨大而古老的飼養裏，痛苦的掙扎着，我不禁也流下了淚水了。

(未完、下期續)

臺灣總經銷
建福貿易股份有限公司
臺北市信陽街二十三號
電話：25915, 25916